

如何以「我囚禁了天帝近百年」为开头写个故事？

「我囚禁了天帝近百年，天帝宁死不屈，后来我干脆化成上神的模样诱惑天帝，才换来这天后之位.....」

外界传言各种不堪，可我只想关心天帝作何感想，不料，他竟然送了我一份大礼。

他白衣染血自蛮荒归来，身后跟了一位女子。

那女子同我生得一模一样，连左手的断指都一般无二。

我立在众人前头迎他，问天帝，她是谁？

天帝答：

「她是我天界的功臣，千年前仙魔大战，为保全三界毅然牺牲性命的神，少暴。」

众仙家哗然。

哦，是她。

我知她是谁。

当年天帝为将我塑成她的模样，生生裁断了我一截尾指。

我那时怕痛，哭着求了他很久，可仍没能挡住他下落的匕首。

我的眼泪滴在他手背上，引得天帝蹙了蹙眉。

他抬头望着我，轻柔地拭去了我眼角的泪。

于是那之后，我再也不能流泪。

因为上神少綦性子坚毅，几万年来从未有人见过她落泪。

可此刻，我觉得天帝约莫是骗了我。

他将复生的少綦如珠如宝地拥进怀里的时候，她分明便湿了眼眶。

那泪珠滴下来，晶莹剔透，楚楚动人，我瞧着很是羡慕。

于是我试图伸手去接，少綦却蓦然寒了面孔，锋利的视线瞟向我。

她问：「她是谁？」

天帝没有看我，半晌才道：「无关紧要之人。」

少綦未曾回来时，天帝抚着我的发，说我是他的妻。

少綦回来后，我便成了他口无关紧要之人。

二、

云缪神君从下界带回一只白毛妖兽，原是要给自家坐骑当媳妇，可谁想那心高气傲的火麒麟瞧不上它不说，还一口咬断了人家的后腿。

我蹲下身将它抱起，眼见它在我怀中奄奄一息，便问云缪可否将它送给我。

云缪与我不和，这是整个天庭都知晓的事情。

他居高临下地瞧着我，惯是不屑的语气，「你要这个残缺的丑玩意做什么？」

残缺吗。

我无意识摸了摸我左手的断指，笑道：

「遣云宫太空了，我一个人有点寂寞，想来养个活物，可以陪陪我。」

少綦既已归来，我自是不便再与天帝同住，否则以她眼里揉不得沙子的性子，定然会与天帝生出嫌隙。

于是我便搬去了西边一处偏僻的宫室。

云缪眸色沉沉。

我从里面瞧出了点隐约的怜悯。

他拂袖，转过身冷冷道：「左不过是个灵窍未开的畜生。我可以送你，但是救不救得活就看你自己了。」

将小白抱回如今的住处，我拿来伤药，抬起它的后腿想为它处理一下伤口。

小白勉力挣了挣，力气极其微弱。

我总算知道火麒麟为何会咬它。

原来这东西是个公的。

三、

在我的精心照料下，小白总算保住了一条小命。

想是它太过感激我，每当我为它的后腿上完药，顺带挑开尾巴瞧一瞧它的蛋蛋的时候，它黝黑的眼中总会涌现出感动的泪花，牙梆子咬得死紧。

我摸摸它的脑袋宽慰它，以后咱娘俩就在这天界相依为命，我定会待它视如己出。

云缪同他的火麒麟出现在我院中的时候，我清晰地感觉到怀中的小白抖了一抖。

云缪大抵不曾想过天界还有这般破落之所，下了坐骑便蹙着眉四处张望。

我做了个请的手势，而后抱着小白坐在石凳上。

云缪嫌弃地拂了拂凳子，才慢悠悠坐下。

「天帝为复原少綦的上神之体，从地府寻来一味灵药，可使断肢重生，白骨生肉。」他意有所指地瞥向我的断指，「那灵药还有残余，念在往日的情分上，若你去求，兴许可以求来一二。」

我抚过小白光滑的皮毛，没有说话。

四、

传闻那灵药生在地府浊灵沼泽之中，等闲之人若想取之，必然要受皮肉消融、万灵噬魂之苦，便是天帝从中走了一遭，一双小腿出来时也只余森森白骨。

此等深情，少綦约莫也十分动容，遂答应了与天帝在三生石上结契。

这是仙魔大战后，几千年来天界头一桩喜事。

这原没有我什么事，想来少綦也不愿见到我。以己度人，若是我复生归来瞧见一个女子冒用了我的容貌，代替我日日与我的情郎厮守，我大抵也是很讨厌她的。

于是那日我本是规规矩矩地守在我的遣云宫中安安静静地撸小白，却被少綦的侍女半推半请带到了地府。

彼时天界一众仙家皆在，奈何桥边，三生石前，少綦与天帝各执着一把匕首，只待将掌心割破，鲜血沁入其中，化作二人的名字篆刻在石碑之上，便可缔结下生生世世的姻缘。

我被带到少綦跟前，她浅浅扬唇，执了我的手走向那石头，
「传言三生石可观万物原形本真，你如今的脸是由天帝捏造而来，不想知晓自己本来的面目吗？」

她在同我说话，我却瞧着她的左手尾指，果真已经好端端长了出来。

玉指芊芊，很漂亮。

一语尽了，我立在三生石前，碑面如湖水一般波纹荡漾，须臾之后，渐渐显露出一个女子的模样。

五、

那女子眉若远山，身着青色襦裙，同我现在，没有什么两样。

众人俱是屏息，就连天帝也微微蹙眉。

「为何三生石上的菡萏仙子同上神一模一样？」有人问了出来。

少綦惊疑不定。

天帝目光沉沉，睨了我许久方道：「她乃暮夜池中的莲藕所化，本无长相。」

「原是这样。」众人这才恍然大悟。

少綦眸底浮现出一丝隐隐的轻鄙，她这般骄傲的女子，最是瞧不上我这等失了自我的人。

「恭请天帝与上神刻名。」

那二人的血滴入石碑，背后有人拍了拍我的肩，我回首，瞧见云缪无甚表情的脸。

他的食指在我额头上一点，有什么凉凉的东西在我眉心化开，「如此，你便与她不同了。」

我有些疑惑，正待开口问他，忽听一人爆出惊呼，「这是怎么回事？！」

只见三生石上神光闪烁，震荡开的神力将众仙骇退几步。

石碑上缓缓出现了我与天帝的名字。

众仙家面露惊愕，纷纷回头朝我望来。

我亦低头瞧向我腕间。

是了，天帝曾与我结下姻缘契。

只是不曾想这三生石认定了一生一世一双人，天帝与我定下了姻缘，便不许他三妻四妾。

此刻那符文在我腕间发热发烫，似是警告一般。

少綦将绑着红绳的匕首掷在地上，铁青着脸冷冷道：「天帝这是何意？既这天后的位子早已允了旁人，又何必要来戏弄于我？」

天帝神色晦暗，他道：「我不知此事。」

六、

他不是不知。

他只是忘了。

千年前他只身闯入我族秘境被恶兽重伤，我见他还有一息尚存，生了恻隐之心，便将他背进了我的小屋中。

我族中人乃莲沼灵气所化，没有性别，就连长相也是模糊的。

我生来就长在这一方逼仄无趣的秘境中，他是我这千万年来见到的第一个人，我与他在月下把酒交心，听他讲那些我无缘得见的天地广阔，奇趣轶闻。

我为他变作了女身，又任他将我塑成了少綦的模样。

菡萏这个名字，是他为我取的。

我本名叫阿薄，但是无人得知。

天帝说我是什么，我便是什么，我本体为何，姓名为何，其实不太重要。

那夜他醉了酒，将我揽进怀里，低低唤着少綦。

我听在耳中，当他念错了，便仰起脸认真地告诉他，我叫阿薄。

他微微扬唇，垂头在我耳边，语调清晰地叫出了我的名字。

我那时未曾深想，也不知少綦这二字，将会成为我毕生的噩梦。

我原以为我会同先祖及其他族人一般，守着这片莲沼直到诞出下一个婴孩，待她生出灵识，将体内的莲心交予她，再寻个宽敞的地方默默死去，结束这平凡寡淡的一生。

可他说，他会带我出去。

我愣了一愣，遂坦诚地道：「我族中人历代皆受了诅咒，要永生永世困于此处，如若踏出一步，必定元神溃散而亡。」

他神色凝重，执了我的手，涩然道：「我会有办法的。」

我瞧他眉心发紧，似是个十分困扰的模样，便洒脱地拍了拍他肩膀宽慰他，「昊天兄不必为此发愁。你曾道君子之交淡如水，只要心中情谊尚在，即便你我以后天各一方，不能再像此般把酒言欢，亦不会改变你我的交情。」

他低声重复我的话：「君子之交？」

我郑重地点点头。

他却蓦然低头吻住我，撬开我的唇齿，温热的舌尖相抵。

我望进他那双深邃的眼瞳，对他此番行事略有疑惑。

他道：「这是夫妻之事，说白了，就是夫妻之间才能做的事。」

端月十六，天狗食月，是三百年来唯一出秘境的机会。

他立在无厌崖上，海风掀飞他的衣袂，满月皎洁的清辉笼罩下，恍若谪仙一般清冷孤绝。

也罢，他本来就是神仙。

临走前，他曾问我，没有什么想对他说的吗。

我言语向来匮乏，也想不出什么可衬此离别之景的诗句，遂干巴巴摇了摇头。

他便没有再说话。

我很想安慰他，可我到底是不能同他一起离开。

天边那圆满的银盘缓缓被阴影笼罩，月蚀出现了。

我抽出长剑，要出这秘境，自然是没有那般轻巧的，彼时结界破开之际，会有大群喜食血肉的海鸟前来阻拦，我要替他挡上一挡。

伴随着翅膀扇动的声音，乌泱泱的鸟群遮天蔽日一般将我与他的撕扯淹没，我执剑奋力为他清出一条血路，眯起眼睛抬头想看看他走了未走，却听到耳畔一声急切的疾呼，「阿薄！」

一只正忙着撕咬我胳膊的海鸟被银剑斩落，他张臂拥住我，将我护在怀里。

我早已被咬得没了知觉，也不觉得很疼，只催促他道：「结界快闭合了，再不走就来不及了。」

他面色肃穆得紧，一言不发地拿剑斩鸟。

我道：「我没事。」

他低头看了看我，眸光一厉，掌中的剑飞旋而上，震出数道剑光，鸟尸如雨一般落到地上。

「阿薄。」他唤了我的名字。

我稀里糊涂地回神，却瞧他身子往后一倒，直直地跌向黑沉沉的无厌海。

无厌海吞噬世间万灵，论你是天尊大佛，也断无生还之能。

我连忙拉住他，海风干燥凄厉，将我双颊吹得通红。

他便那般任我拉着，漆黑的眼里瞧不出一丝恐惧，甚至低低道了一句，「我还以为，你对我全无在意。」

我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方将他拉上来，累得气喘吁吁，他倒着实淡定得很，掀了衣袍坐在我身侧，静静望向头顶的月光。

我遗憾地道：「时辰过了。可惜，若非你失足跌下悬崖，应当可以出去的。」

他淡淡道：「是吗。」

末了，又轻声道：「傻子。」

七、

那一次，他是故意跌下去的。

他曾愿为了我永生留在秘境。

他说他喜欢我的性子，他说他喜欢我。

他说天地之间再也找不到第二个阿薄。

下一个月蚀来临时，已是三百年后，他终是寻到了破除我身上诅咒的法子，问我可否愿意和他一起走。

这法子其实颇为残酷，需得跪在忤灵窟内受九日寒暑之刑，直至木蝉脱壳，生出金翅，入我体内替我解咒。

整整九日，他跪在我身侧陪着我，一步也未曾离开，深入骨髓的饥寒与如若能将人烤化的暑热，我所历经的苦楚，他亦一同承受。

金蝉入体那一刻，我倒在地上，身体因疼痛无意识地微微颤抖。

他攥住我的手，喉头鼓动，我看见了眼底浓重的愧疚，「阿薄.....」

我咧嘴笑了笑，「原来这便是舍不得……」

因为舍不得，他愿抛下一切为我留在这里。

因为舍不得，我愿为他离开这生我育我之所，打破祖祖辈辈恪守了千万年的族规，随他踏上那未卜的前路。

我与他一同出了秘境，在情意最浓重之时，与他在三生石上刻下彼此的名字。

我那时，并不知他是什么天帝。

也不知我倾心相待的夫君，在跌入秘境前曾为忘记少綦服下过陨情丹。

陨情丹碾断情丝，泯灭爱欲，他忆起少綦，却忘了我。

那之后的我在他眼中，便只余那张与少綦一模一样的脸。

他曾说过喜欢我的性子，后来却又最厌恶我的性子，因我一颦一笑，一言一行，皆与他的少綦不同。

八、

「我不知此事。」

天帝的话一出，众仙议论纷纭。

「我不管你在三生石上做了什么手脚。」少綦将剑尖指在我的咽喉，嗓音冰寒，「要么解契，要么死。」

结契需得两相情愿，解契亦是。

倏忽之间，一坨白色毛团从角落里一跃而起，气势汹汹地向少綦扑去。

是小白。

它见少綦拿剑对着我，心里一急冲了出来。

少綦蹙了蹙眉，抬臂一拂，小白便被她的袖子打飞，重重地跌在地上。

它摇摇晃晃地想要爬起来，却因只有三条腿而显得分外滑稽。

少綦还欲往它身上再补一剑，我攥紧袖子底下的拳头，高声嚷道：「我是天后，上神若杀了我，怕是要经受一遭玄火焚身、天雷淬体之罚。」

少綦果真怒了，「这么说，你是不肯？」

我笑笑，「天后是何等的尊荣，这天底下恐怕没有哪个女子不心向往之。怎可说放下，就放下。」

天帝道：「我不知你何时竟变得这般虚荣。」

我垂了眼帘，笑容不改，「是天帝过去对我误解颇深。」

少綦初醒，身子尚弱，天帝怎忍心见她受此天罚，遂放低姿态，问我如何才肯解契。

诸位仙卿在看我，云缪亦在看我。

我垂眸想了想，低而清晰地道。

「我要你从浊灵沼泽中取出的肉芝。」

那便是云缪口中可使断肢重生的灵药。

天帝似是未料到我的要求会这般简单，他的视线落在我左手的断指上，凝睇片刻方沉声道：「好。」

回到天宫，拿着从天帝赏赐的肉芝，我匆匆赶往遣云宫。

云缪跟在我身后，「我以为你趋名好利的性子，定然会牢牢抓着天后的位子不放，好叫少綦永生矮你一头，不得正名。」

我点点头，「确实有这么个想法。」

「那为何没有这么做？」

「怕她杀不成我，便一怒之下杀了我的宠物。」

眼见我将肉芝一分为二，一半喂于小白服下，一半揉碎敷在小白的断腿上，云缪惯来淡漠清高的表情一僵，显得有些不可思议，「你费尽心思讨来灵药，却是为了救治这个畜生……」

那肉芝果真是奇物，不过是眨眼的工夫，小白的后腿竟然真的长了出来。

我还未及惊喜，云繆一把攥住我的左手，阴沉着脸道：「你自己的手呢？就不顾了吗？」

我倒不知他竟然这么关心我，费了些力气才将手抽出来，不甚在意地道：「一根手指罢了，怎比得上一条腿。」

小白被少綦打出的伤还未好，身子尚且不能动弹，它竭力抬起头看我，黝黑的眼睛湿漉漉的，似是有些复杂。

九、

小白的伤养好了，云繆与我带着它一同出门遛弯。

途径暮夜池，我驻足观望，这片池塘同我的莲沼很像，是以我颇为喜爱来此。

云繆道：「你可知此地，是天帝与少綦的定情之所。」

「哦？」我摸了摸荷叶，倒还未听说过此事，那莫不是得立个碑纪念纪念。

「所以他才选了池中所生的你，塑作少綦的模样。」云繆垂眸瞧了瞧我，淡淡道：「可傀儡终归只是傀儡，你怎及得她万一。」

傀儡。

这词用得极好。

小白蹦蹦跳跳地跑过池塘，足上的淤泥甩了他一身。

云缪低头望向自己的一身白衣，面上青青红红。

我清咳一声，替小白向他道了个无甚诚意的歉。

云缪问我，是不是在幸灾乐祸。

我摆摆手转身欲走，却被他捉住了手，

也罢，他历来就是个小心眼的。

我解下腰间的系带，扯开外衫无奈妥协道，我将衣裳脱给他穿就是，也省得他堂堂上神却身着脏衣四处行走，叫旁人瞧去坠了他云缪的名头。

云缪瞳仁骤缩，拦我的手，「菡萏！」

拉扯间，我不慎一脚踩在他足上，污了他的白靴，

他果真愈发恼怒，攥着我的手不肯放。

远远的，一个低沉的声音道：「你们在做什么？」

我抬头，看见了天帝。

许是我与云缪的模样太过狼狈，亦许是他今日本就心情不佳，天帝眉心微拧，沉沉地将我们望着。

云缪依旧是那副波澜不惊的模样，「寻常玩笑罢了，让天帝见怪了。」

我整了整衣衫，向他行了一礼。

「我倒不知，云缪神君与菡萏何时竟这般熟络了。」

他二人你来我往，寒暄了好一会儿，我听得走神，不知不觉竟随他们行至了紫金阙。

紫金阙是如今少綦的寝宫，席间酒宴正酣，她坐在上位，手边斟着一杯桃花酿。

原今日，是她的诞辰。

我尚有些愣神，云缪已拉着我在后方随意寻了个位子坐下。

天帝不再管我和他，一箱箱的珍奇异宝抬上来，那其中有少綦曾穿过的宝甲、使过的兵器，亦有和璧隋珠、吉光片羽，还有一幅画。

那画卷展开的时候，众仙俱吸了口气，惊叹不已。

天帝眸色沉暗。

他未识得那画。

那画是他为我作的。

那时才浇过一场春雨，桃花在枝头开的娇嫩，我在树下瞧那井边的绿蛙，心想若将它炒成一盘菜，放上几个辣子，该是极好下酒。

我在这厢思索晚饭，他在那厢却作了一幅画像。

末了，他将画像赠予我，我欣赏一阵，问他这画中女子娇俏得很，可是他的相好。

他望着我的眼睛，说画中的女子是我。

而今众仙称赞着画上的少綦风度娴雅，楚楚可人，我亦不觉有错。

这副面容，本就是她的。

云缪端起酒杯喝了一口，平静地道：「还不及我这衣服上的泥点自成一派。」

我听着好笑，与他碰了碰杯，仰头将酒一饮而尽。

他嗤道：「喝那么急做什么，还怕有人和你抢不成。」

说着，往我碗里夹了一筷子菜。

十、

传闻少綦的尾指，是千年前天帝赴不周山巅除灾兽祸斗时，少綦为护他断在了祸斗口中。

此后天帝每每见之，心中的愧疚与怜爱便加重一分。

少綦断下的那截尾指，至今被珍藏在他的识海之中。

而我被他执刀生生割下的，却不知丢弃在了何处。

云缪将那段过往告诉我的时候，我便回了这么一句。

他问我，可否是心有不甘。

倒也并非什么心有不甘。

只是我从前那般喜欢他，他这样对我，我总归有些神伤。

小白的腿伤好了，性子也活泼不少，遣云宫太小，它待不住，我不愿总是拘着它，也就由它去了。

我等了三日也不见它回来，心头略有些担心，便出了遣云宫寻它。

我在云海霞光间看见了天帝。

他负手立在云端，遥遥望着天际，眉宇间有一股难辨的情绪，竟透着几分落寞。

他所望的方向，正是我的遣云宫。

可不待我自作多情，少綦便从云海那头走了过来。

她身着流彩云纹烟罗裙，倩影窈窕，比绚烂的霞光更为清丽夺目。

我方知天帝面上的不是什么落寞，而是对于心上人失而复得的恍惚和怀念。

小白在我脚下轻轻叫了一声。

我不再看那二人，弯腰抱起它转身离开。

十一、

我与小白出门遛弯，偶遇了云缪和他的火麒麟。

小白后腿隐隐发颤，面上却矜持淡定得很，毫不露怯。

我见它如此懂事，心中十分欣慰。

不愧是我儿子。

暮夜池畔，司夜仙君问云缪倾心何种女子。

司夜素来如此八卦。

果真，云缪淡淡回道：「司夜仙君不做月老，却是屈才了。」

>」

他的火麒麟走下桥头，舔了舔我的手。

我又听到云缪的声音，「自然是少綦那样勇猛果敢的女战神。」

当年少綦恋慕者无数，上至天界下至妖魔两界，皆是各方霸主，否则天帝也不会苦恋不得。

云缪从前那般讨厌我，亦是怪我冒用了他心爱女子的容貌，偏偏我又是软弱无为的性子，辱没了她。

我了然。

火麒麟又亲昵地舔了舔我手心，痒兮兮的。

过去这神兽待我如同它的主人一般高傲冷淡，爱答不理，今日却这般热情，叫我有些受宠若惊。

小白在我脚下瑟瑟发抖。

我知它害怕，便抽回手，退后半步与火麒麟保持距离。

远远的，云缪看了我一眼，眸间挟着些莫名的情绪。

十二、

半夜，我被一团毛茸茸的东西闹醒。

我原以为是小白，故而闭着眼一把搂进怀里，想让它安静些。

片刻后，我察觉出些不对劲。

小白的脑袋没有这么大一顆。

我起身揭开夜明珠上的布。

借着荧荧光辉，我对上了火麒麟红色的兽瞳。

小白趴在地上摆出攻击的姿势，警告性地低鸣了一声。

我松了口气。

大抵是趁云缪不注意，偷跑出来的。

我将它赶到地上，弄了个垫子给它睡觉，预备收留它一夜，明早再把它给送回去。

安抚好小白，我又渐渐睡去。

隔日，火麒麟不知何时又跳到了我床上，还将爪子放在了我的.....

好在我心胸比较开阔，没跟它一只宠物计较。

我备好早饭，心血来潮喂了个包子给火麒麟，这厮垂着大脑袋乖乖从我手心吃了。

小白对它的敌意还很大，喉间不住发出低低的怒吼，背上的毛都炸开了。

我转身安慰它。

大约是有些吃醋还是怎么的，小白生气地别过脸，四条小短腿跑得飞快。

走之前还碰翻了我手中的茶杯，将茶水泼了我一身。

我叹了口气，起身找了身衣裙换上。

一转头，却发现火麒麟不见了。

十三、

云缪带来了一坛女儿红，说是凡间顶有名气的酒。

他那里好东西还真不少。

我饮下半盏，酒液淌下肚，醇香甘甜。

槐花树下，我与他对饮几盏，酒意微醺之际，他状似无意，问起我背上的云纹是什么意思。

哦，那是我族中人的印记，我族世代由莲沼灵气所化，无形无质，如水雾一般，故而是云纹状。

我解释到一半，突然觉得奇怪，「你怎么知道我背上有云纹？」

云缪不动声色，替我将杯子斟满，「这女儿红在凡间有个典故。若家中生的是女儿，就酿酒埋藏，待女儿出嫁，就掘酒请客。」

我听着听着觉得不对味，问他是不是想来替火麒麟提亲，我是不可能把小白嫁给它的。

云缪手一抖，壶中的酒洒出几滴，他抬眸望着我，像是有些无奈。

一道白影从我面前晃过，小白又被气跑了。

我喝多了，眼中天地颠倒，子夜非夜，星辰不是星辰。

云繆与我并排躺在地上，枕着胳膊，眯眼遥望着这九重天的无上风光。

我突然怀念我的家乡，怀念那万年不变的光景。

从前只觉那里的日子寡淡无味，可此刻却这样渴望回到过去。

云繆轻轻握住我的手，「会有那一天的。」

他说，他会带我回去。

我知这是酒后胡话，当不得真，不过还是很感动。

十一、

天界立后大典那日，我正在喝我酿的酒。

这是我从家乡带出来的唯一一样东西。

我已许久不曾尝过这酒，我怕我嗅到酒香，便会忆起与那人在秘境中度过的时光，忆起那时会心一笑的默契，忆起他口中所说的情投意合，两情相悦。

往日种种，他已全然抛到脑后，再无挂念，若只有我一人孤孤单单地睹酒思人，多少显得有些可怜。

可今日不同。

整个天庭，大抵只有我这般清闲。

我瞧见九霄云殿上方漫开的紫光，和回荡在天际的祥乐凤鸣。

云缪来了，告诉我少綦如愿以偿，成了天后。

我想，如愿以偿的是天帝。

我原以为，我会就此被他们遗忘，此后安安稳稳待在我的遣云殿，过上喝喝茶喂喂小白的逍遥日子。

可天命终究是不愿放过我。

少綦在册封大典前长睡不醒，老君说她识海破碎，皆因体内缺少了一灵，若不能及时寻回，恐是会元神溃散，再无醒转之时。

约莫是瞧见天帝面色太过骇人，老君话锋一转，「好在那一灵此刻便在天界，不难寻找。」

天帝沉声道：「在天界何处？」

老君将目光转向我，「便是在菡萏仙子识海之中，只消从仙子那处取出，重新归入上神体内即可。」

他叹了口气，「只是那灵在千万年间已与仙子融为一体，若是强行取出，怕是要引得识海混沌，伤及仙根，此生修道无望。」

我足下虚软，踉跄地退了几步。

天帝朝我看来，面色极是冷漠。

老君虽然哀悯，却也觉得并无不对。

无人问我是否甘愿。

也无人在乎我是否甘愿。

天帝向我伸出手，「菡萏。」

千年前少綦机缘巧合之下进入我族秘境，那时她算出了自己的劫数，故留下一灵在尚是婴孩的我体内，为他日埋下一线生机。

她死后，天帝寻着那一缕少綦的气息追到秘境，之后陨情丹发作，失了记忆，倒在我的小屋外。

一切的一切，都是冥冥之中注定的。

天帝低低道，似是规劝一般，「菡萏，天道轮回，拿了旁人的东西，自然是要归还的。」

可我不明白。

她自作主张将那一灵留在我体内温养，千万年间与我生出联系，如今又要将我的识海撕碎，斩断我的仙根，以成全她的安然。

我不懂，这算什么天道轮回。

老君道：「若是能救得天后，也是功德一件。」

我说：「她是死是活，与我有何干系。」

众仙似是未料到我会反驳，一时俱有些惊异。

天帝望着我，眼中似有失望。

他抬起手，我识得那双手，便是它执着匕首生生截去了我的尾指。

如今它亦探向我额间，识海撕裂，灵台嗡鸣，是我此生不曾经历过的痛楚，比起断指，还要疼上百倍。

我瘫软在地，冷汗如瀑。

天帝轻声安抚：「好了，菡萏，已经好了。」

他伸手抚过我眼角，我畏惧地朝后缩了缩，惶恐地瞧着他。

他的手指一顿。

文曲星微阖了双目，无甚起伏地道：「菡萏仙子本就是天帝为寄托对上神的情思而生，既上神已然归来，何不就此抹去了她，也省得在上神心头留下疙瘩。」

天帝起身，许久未语。

百年前我养过一只白毛灵宠，极是机灵聪慧，连火麒麟都对它俯首帖耳，却因误饮毒酒死了。

那毒，原是一个妒忌我的仙子使计下在我酒里的，却叫它做了我的替死鬼。

我很难过，可我流不出泪。

于是云繆及众仙都以为我铁石心肠，薄情寡义。

此刻我趴在地上，眼眶涩疼，面色煞白如纸，亦是流不出一滴眼泪。

我早已不能流泪。

为自己，为旁人。

十二、

我不再管身后那些仙家的眼光，支着摇摇欲坠的身子回到我的遣云宫。

一片干枯的槐树叶飘飘荡荡地落在我脚边，我蓦然发觉，小白不见了。

庭院内没有了它的气息。

我忍着混沌的识海寻遍各处，仍无所踪，回到那方空落落的院子，我愣了半晌，突然明悟。

我生来便是形单影只，以为它也同我一样，一厢情愿地想与它一块守着这仙宫作伴，也算聊以慰藉。

可它大约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去完成，有更重要的人要去守候。

伤好了，便不再需要我了。

我躺在屋中的木床上，浑噩之间，觉得即便这样活下去约莫也是没有什么意思的。

识海混沌，我的后半生大抵会越来越糊涂。

仙途无望，我本来也无甚本领，无望便无望吧。

少綦不愿我生作她的模样。

我亦不愿。

可惜，从未有人问过我愿与不愿。

天帝来看过我，他立在我床头，告诉我只是仙根受损，他日觅得良药，并非不能修复，可少綦错过这一次，却是再无生机。

我没有开口，亦没有看他。

他说得对。

断一根手指不会死，仙根受损亦不会死。

我该是无甚可怨。

天帝在我床侧站了许久，默然不语。

我收敛心神，不再管他。

蓦地，他一把抓起我的左手，语气隐隐地竟有几分凌厉，「你的断指为何还未好？」

这般责问似的架势，倒让我摸不着头脑。

是以，我没有搭理他。

天帝喉头鼓动，半晌方艰涩地问我可否恨他，可否.....后悔。

我不知他问出这话是何意图。

若是往常，我兴许还会装上一装，为自己谋条后路。

所幸如今，我已是将生死置之度外，惧无可惧。

是以，我掀了掀唇，「我此生最后悔之事，便是将天后之位让给少綦，让自己落得如此下场。」

天帝走了。

他没有一掌将我劈了，我很意外。

我骗了他。

我最后悔的，是不该在小屋外拾回他，不该将自己搅入他与少綦的恩怨情仇。

我区区一介法力低微的散仙，在这些上神的爱恨纠葛里，赔了感情不打紧，这下怕是连命也要赔上。

十三、

少綦醒了，康健更胜以往，封后大典得以继续。

云缪来时风尘仆仆，形容狼狈不说，身上还遍布着深深浅浅的伤口。

我识得那伤痕，是为守境恶兽所伤，同天帝当年一样。

他竟寻去了秘境。

他神色复杂，指腹抚过我额间的朱砂，那是他在奈何桥畔的三生石前为我种下的。

「如此，你便与少綦不同了。」

这是他那日说的话，我听在耳中，记了许久。

人人都将我视作一个缺失灵魂的傀儡，只有他，瞧出了我心中那一点悲凉和失落。

云缪问我，可否心怀怨恨。

他同天帝，连说出的话都如出一辙。

他说，他已知晓了一切。

天帝是爱我的。

陨情丹断情绝爱，注定忘却所爱之人，从他忆起少綦而忘记我的那一刻起，便已不再爱她。

云缪说这话，目光紧盯着我的脸。

我唇角牵出一抹笑，「我早就知晓的。」

自他执刀截去我尾指后，我便已想通了这一切。

可是要我如何相信呢，信他千辛万苦寻到秘境出口，却在只差临门一脚之际为了我而放弃时；信他与我相拥在无厌崖上坐看汹涌的潮汐，将刻有我二人姓名的酒坛埋入树下时，心中爱的仍是少綦。

那些曾立下的誓，曾说过的爱语，皆是假象，一个他恋慕着我的假象。

在他忆起少綦后，将我当作她的替身，朝夕相对时，心中所想所念的亦皆是少綦。

期望纯粹喜欢，是否是我的过错。

是我太过贪婪。

你看，那些天荒地老、生死与共的誓言，都是不能信的呀。

唯一一次，我从云缪眼中看到了痛楚。

十四、

云缪说小白身上有魔气，才会被火麒麟咬伤。

如今养好了伤，十之八九是逃回魔界了。

原是这般。

它定是不好意思告诉我它的身份，才会不辞而别。

其实不必如此，我对妖魔鬼怪都无甚偏见，况且它从未伤害过我，还在少慕执剑抵着我的脖子时，跳出来保护了我。

我那时候很感动。

此生肯对我以命相护的，除了它，便是我的前一只灵宠。

所以我将讨来的灵药为它续了断肢。

如今它伤愈，回到它该去的地方，我亦觉得很好，我本就是个无用的主人，护不住自己的灵宠。

云缪日日守在我身侧，看得出平常是个被伺候的主，笨手笨脚，喂个粥把我嘴唇都燎起泡了。

我很想告诉他我已经没几天活头了，不用这么费事。

云缪说，他已将陨情丹的解药喂予天帝服下。

天帝会记起我的。

是吗。

十五、

他似是怕我不信，将我带去了天帝面前。

少慕在瑶池边就着一树桃花自斟自饮，眉宇间的利落风流是寻常女子所不能及的，而天帝在看她，眼神中的欣赏之情溢于言表。

即便我就在他目力所及之处，他也未留半分余光给我。

我笑了笑，问云缪，「你看天帝这一腔深情，此刻倾注了何人身上？」

云缪眉心紧拧，「不该如此，莫是那解药无用……」

我摇摇头，踱步离开，「解药并非无用，只是即便这陨情丹解了，天帝心中所爱之人，也未曾变成我。」

十六、

这几日我的神识愈发浑噩混沌，时常在睡梦中被幻象所扰，醒来的时间愈发短了。

我要在我忘记自己是谁前，回到我的家乡。

若是连自己也将自己当作了旁人，岂非太过可悲了。

走之前，我将伴了我半生的灵玉留予了云缪。

他为秘境中的瘴气所伤，那毒虽不至于让上神殒命，却总归也是要头疼耳鸣些许时日的，若是再看见些七七八八的幻象生出心魔，便太不划算了。

这灵玉可驱散瘴毒，明心静气，于识海混沌，也是有效的。

可惜少綦那一灵已在我体内扎根太深，浑若一体，失了它，我迟早都会落得像当初的少綦一般元神溃散的下场。

所以这玉于我，已是无多大用处。

我从未告诉云缪，他为我做了那么多，我很感激。

过去虽有些不愉快，可他已算得上我在这天界唯一的朋友。

不能当面与他道别，我很是遗憾。

我须得尽快赶回家乡。

若死在了秘境之外的地方，我族后人失了莲心，怕是要断子绝孙了。

十七、

时隔数百年，我终于得以回到秘境。

打点好一切，我立在无厌崖上，金色的霞光带着暖意温柔地覆盖在我身上，脚下是汹涌的浪潮，夹杂着滔天的声势席卷而来。

我阖上双目，鼻尖嗅到这方天地间熟悉的灵气，那是我生之本源，连灵台处的刺痛都削减了几分。

腕间的符文隐隐灼痛，是姻缘契。

竟未能解开吗。

不过没关系。

我垂眸看了看，用刀子生生剝去那一块皮肉，纵身跃入黑沉沉的无厌海中。

我这一生，做自己的时间寥寥，冒用了旁人的样貌，替了旁人的位子，不伦不类，不清不楚，终是难以善了。

我生于微渺，死后亦然。

这天地之间，再也寻不到我的影子。

崖边不知何时来了个白袍少年，他目眦欲裂，伸出手试图抓住我，却仅能够到我的衣角，「阿薄.....」

那声音粗嘎沙哑，蕴藏着巨大的绝望。

我望见他黑曜石一般纯净清澈的眼睛，莫名知晓，他是我的小白。

果真，他趴在崖边厉声嘶吼道：「阿薄，我是小白，我没有死.....」

原来是它吗.....

多好。

这世上，总算还有一个人记得我的名字。

十八、

我被埋在这莲沼之中已有百年，每日餐风饮露，风吹雨打，狼狽得紧。

小白时常会来查看一番我的生长发育状况，看看骨头有未长岔，肥瘦是否匀称。

我瞧他如今生得挺拔清俊，与从前那副白胖软和的模样多有出入，不由得很难相信他真的是小白，要求他变回去给我看看。

他没理会我，起身拍了拍手上的土，说是受不得我的轻薄，才不得已化作人形。

轻薄？我何时轻薄过他？

他凉凉地睨了我一眼。

那日他奋不顾身跃下悬崖，在我彻底淹没前将我救起，可无厌海的海水已将我的肉身变作死躯，皮肉腐化溃败，所幸只要魂魄尚在，莲沼便能为我再生一副躯体。

我醒后，为他的一腔情义感动，不大好意思再嚷嚷着寻死觅活，遂问起他的身份，云缪说他是魔族中人，可魔族怎会沦为

我的灵宠？

小白坐在我身侧，语调清淡地讲述了自己身为魔尊次子夺嫡失败，惨遭兄长暗害追杀，九死一生逃出魔界又不慎落入我魔爪的悲惨身世。

对于「魔爪」这一形容，我表示不予置评。

那时我将他当作小公主一般精心照料，每日洗得香香软软抱在怀里睡觉，还给他剪指甲扎小辫，难道我对他不好吗？

又过了百年，我终于长出一身新的血肉，拥有了再一次选择性别的机会。我在魁梧大汉与风流书生间纠结许久，考虑到如厕习惯问题，还是选择了成为女子。

小白在一旁如释重负，松开了攥得发白的拳头。

对于相貌问题，我认认真真描了一张仕女图给小白。

小白接过后沉默不语，眉头紧蹙，连夜画了一幅女子的画像，画工较我精湛许多。

我将脑袋探过去看了看，沉吟道：「原来你喜欢妖艳挂……」

容貌与身段塑成后，我低头瞧了瞧胸前，觉得小白捏的时候藏了私心，画上哪有这么大。

小白问我，心中可否存有怨恨，只要我想，他会陪我一同站到天帝与天界众人面前。

我摇摇头。

我生来便是软弱无为的性子，只要他们不再来打扰我与我在意之人，这便很好。

在那人眼里，我早已堕入无厌海底化作虚无，再不存在于这世间。

十九、

遣云宫内，天帝立在海棠树下。

桌上放置着一坛酒，酒坛上以极亲昵的姿态篆刻着一双名字，随着日久年深，已经模糊难辨。

「你可知那酒坛上刻着的女子是何人？」云缪神君缓缓行至他身前，一同望着那坛酒。

天帝未语。

云缪眼中泄出一丝了然，像是遗痛，亦像是嘲讽，「想来阿薄这个名字，你还不曾记起。」

「她与我，与菡萏，有何瓜葛？」

云缪扭头，「答案我早已连同那杯酒送到了你手中，可你终归是没有饮下。」

「千年前你为放下少綦，从陆压道君那里求得陨情丹，他告诫你『执念太深，终是自苦』。这话，如今你可还记得？」

天帝唇色一白。

「执念太深，终是自苦。」

随着陆压清正的声音回荡在耳畔，那块纂着他与那女子姓名的符文在他腕间神光一现，渐渐褪去。

云缪亦看见了这一幕，他瞳仁震颤，负于身后的手紧握成拳，死死攥住掌中的灵玉，唇角却勾起一抹极凉的笑，「传闻只有真心相爱之人才能将名字篆刻于三生石上，你与少綦迟迟不能结契，而与菡萏的姻缘却在你亲手抹去后又再度生出，难道就从未思索过其中的缘由吗？」

云缪眼中讽意愈盛，「一块石头都能窥破的东西，你却蒙昧不知。而今她以性命相抵，解了这契，你该是称心如意了。」

他转身离开这破落的庭院，天界最冷漠不近人情的神君，脚步竟有些踉跄。

天帝垂眸望着空荡荡的腕间，那二字隔了这许久，终于从他口中说出。

「阿薄。」

番外

妖界，洄水河畔，闹市纷杂。

传闻这河中的水由世间的眼泪汇聚而成，用来烹煮成茶水别有一番滋味，我喝完一杯只觉得与寻常雨水无甚区别，还不如酒

来得浓醇甘烈。

小白倒是喝的慢条斯理，“这茶水中蕴藏着风露清愁，万般怨怼。若是旁的女子，只怕是嗅一嗅茶香便要抬袖落泪，你这般粗枝大叶，诚然难以品出其中的妙处。”

确如小白所说，不远处的渡仙桥上，一貌美女子眼眶微红，只凭着一股傲矜持强忍着不曾落泪，而她面前的男子神情冷漠，毫无半分怜香惜玉之情。

来往的妖族百姓秉持着有八卦不看王八蛋的基本素养，自发地围绕在他们周围，那女子眼中升起不耐，握在剑上的手紧了紧，转身从桥上离开。

那与她对峙的男子立在原地未动，看来是不曾打算把人追回来。

一场好戏还未开场就结束了，周围的妖悻悻散去，只有我仍盯着那人。

男子徐徐转身，视线恰好与我对上。

那目光深邃冰寒，正是天帝。

而方才那女子，自然便是少綦。

看来我走后，天帝天后的感情倒也未能就此长长的太平和顺下去。

我心中不由得感叹。

小白寒了脸，拉起我匆匆离开茶摊。

“怕什么？我如今变得这般妖里妖气，他如何认得出我？”我问。

小白转头盯了我片刻，咬牙切齿的说：“你莫忘了你的眼睛。”

我的眼睛？

我倒不知我的眼睛有何特别之处。

再见是在蓬莱岛主的寿宴上，我与小白之所以能来此，皆因小白前不久回魔界悄无声息地继承了魔尊之位。

这便是他平白消失了那么久的原因。

小白在席间与那些惺惺作态的神仙们推杯换盏，而我则四处寻找阿渺。

她几百年来从未出过秘境，乍一来到外界便犹如那撒欢的马儿一般，动辄不见了人影。

不知不觉寻到了一处庭院，我嗅到饭香，猜想着阿渺那个馋猫是否在这里偷食，忽然听到隐隐的说话声，便走到拱门旁瞧了一瞧。

“你如今瞧着我这张脸，心中想的却又是谁？”那女子冷冷讥笑道，“这世间最可笑的事，莫不如我竟做了我替身的替身。”

我听罢，只觉这些个仙家上神惯不能安生度日，非要迂回折腾一番才方能称得旷世情缘。

我本欲离开，却叫小白坏了事。

“阿薄，你可寻到阿渺了？”

庭院内脚步渐近，一人遽然擒住我的手腕，身上散发出浓重的威压，将我这法力低微的散仙压制地灵台嗡鸣，动弹不得。

竟是天帝。

他面沉如水，一字一句，“他方才，唤你阿薄。”

怒目切齿，仿若在念仇人的名字。

我不知我与他之间的仇怨竟到了如此深刻难消的地步，哪怕我已经死过一回，彻底归还了那副皮囊，还不足以让他释怀。

我初时有些慌张，旋即想到自己已不是他心上人的模样，遂放松许多，坦荡地抬起头来望着他，“我确叫阿博不错，因自幼长在乡下，算是那里书念的比较成功的，是以乡亲们都称赞我博文广知、博学多才。也因我面貌生得颇为沧桑，故而常常被唤作阿伯。兄台可是曾听说过我的大名？”

天帝面色忽青忽白，瞧着我目光冷厉，少綦自他身后步出，奚弄道：“便是听到一个名字就引得你心境不稳，方寸大乱，天帝不觉可悲么？”

天帝徐徐松开了我。

少綦望着我，我颌首朝她笑笑，十分客气。

“娘亲。”阿渺从院子里奔出来，奔到我怀里，嘴边糊满了酱汁和糕点渣。

我拿帕子替她擦脸，又想到自己此刻是一副男装打扮，遂咳嗽一声，沉声道：“叫阿爹。”

“可是阿爹说，我叫你阿爹，别人会误以为他是断袖。”

天帝本已走出几步，闻言又回头看我。

我连忙拉着阿渺走向小白。

天帝却倏尔抓起我的左手。

五根纤纤玉指俱在。

天帝面上闪过愣怔，颓然地松了手。

我与小白一同出了院子。

我在莲沼中重塑了肉身，形容样貌皆变，那截断指自然也长全了，只是旧疾尚在，与旁的手指相比，不甚灵活罢了。

岛主盛情难却，邀请我们游岛。

蓬莱仙境不负盛名，所过之处莫不美轮美奂，薄雾缭绕下的亭台楼阁、池馆水榭仿若画中景。

天帝与少綦站在船头，倒是一对璧人模样。

途径柳树丛中，一只金蝉从我袖中飞出，转眼便不见了踪影。

我心中暗道不妙，金翅木蝉喜食树汁，这岛上又是灵木如荫，它如何忍得。

天帝果真认出了那木蝉，想来，他已记起了一切。

碧海苍穹间，他的目光凝聚在我身上，一步步朝我走来。

那步履沉缓，却又极快，快到我连逃跑的念头都没来得及生出。

所有人皆在看我们，小白眉心紧拧。

天帝望了我许久。

金翅木蝉吸饱了树汁正欲回到我体内，却被天帝握在了掌中。

他问：“这木蝉你从何而来？”

我不欲再行狡辩，已是无益。

“是你。”他的声音有几分艰涩，“你还活着。”

“天帝便不愿放过我吗？”我漠然地低头望望自己，“天后的容貌与魂魄我皆已还予了她，该是无甚亏欠了，天帝还想找我要什么呢？”

天帝的眼里多了些我看不懂的东西，“在你眼里，我寻你就是为了这些。”

我说：“理应如此。”

天帝面色煞白如纸。

他将手伸向我，似是想触一触我的脸，我识得这双手，便是它亲手斩断我的尾指，撕碎了我的识海。

我犹记得那疼楚，刻入骨髓，非死不能忘。

小白袖下的手掐指作诀，蓄势待发。

可那手，终是未落到我脸上。

我道：“天后姿容绝丽，我当不得这副面容，已消溶于无厌海中。”

“.....你跳了无厌海。”

他似是不可置信，不知不敢相信，还是不想相信。

许久，他方放开金翅木蝉，眼中有钝痛，“是我负了你。”

“你的确负了我。”我道。

他握住我的手，我知他要做什么，慌忙想要挣脱。

阿渺朝我扑来，死死抱住我的腰，“娘亲别走！”

天帝望着阿渺，眼底闪过疑虑。

“阿薄！”

我眼前最后的景象，便是小白苍白的脸。

.....

天帝将我与阿渺带回了天界。

他问我，阿渺为何唤我娘亲。

见我许久未语，他又忍耐着问我，阿渺是我与何人生下的孩子？

我道：“我与小白已是夫妻。”

天帝眼中隐有血色，几乎将我的腕骨捏碎，“不可能。”

我从未骗过他，可他却不相信我说的话。

“若你不信，去三生石上一看便知。”

他甩开我的手，拂袖出了太微玉清宫。

我在天上呆了已有半月，小白定然急坏了。

我只怕他贸然率领魔族兵将杀上天庭，魔族固然骁勇，可到底天帝才是六界之主，彼时寡不敌众，白白断送性命。

天帝每日都来看我，待我睡下方才离开。

于是我每天都在装睡。

阿渺指着墙上的壁画问我：“娘亲那画上的女子是谁？”

这画，正是少綦诞辰那日天帝所赠，如今却挂在了我的房里。

天帝望着我，我知他在等什么。

我摸摸阿渺的脑袋，“那是天后，天地之母。”

阿渺哦了一声，评价道：“看上去傻乎乎的。”

我：“.....”

天帝的唇色瞧着又黯然许多。

这是何必呢。

我叹气。

我牵着小阿渺在天庭中游荡，天帝在我身上下了禁制，无论我去到何处，皆逃不出他的掌心。

是以他不再将我拘在太微宫中，随我四处闲逛。

不知不觉，我来到了我过去的住所，遣云宫。

与我想象中不同，遣云宫一改往日的荒凉，院中焕然一新，连那棵老槐树都生长的格外蓬勃。

宫内新添了两位打扫的小仙娥，我问她们，这遣云宫如今住的是何方神圣？

小仙娥相互对视一眼，摇了摇头，“这宫中的故主是天帝心尖上的人，寻常仙家连靠近都靠近不得，如何有人敢住进来。”

我沉吟一阵，问她们是否将少綦当做了遣云宫的故主，毕竟她们长得一模一样。

左边那位小仙娥又是摇头，叹息道：“天后是天后，菡萏仙子是菡萏仙子，后者早已仙逝了。”

右边的小仙娥指着树下的石桌，“犹记得云缪上神告知天帝仙子故去那日，天帝面色铁青，一口血喷在那桌上的酒坛上，又慌忙拭去，可许是用力过猛，又或是那酒坛日久年深已然脆弱不堪，竟生生碎在了他怀里。”

她叹气，“天帝在原地愣神良久，方从地上拾捡起那块刻着他二人名字的碎片，小心地收进怀里。”

左边的小仙娥道：“传闻天帝是因服下陨情丹才忘记的仙子，想必他那日定是记起了一切。可是仙子已死，悔恨已迟，所以才更加悔恨。”

阿渺好奇奔到槐树旁，摸了摸石桌上的棋盘。

竟连棋子的摆放都与我走之前一般无二。

我问：“仙侍可知云缪神君如今在何处？”

小仙娥道：“云缪神君自仙子走后，便去凡间游历去了，已许多年不曾回来。”

我颌首谢过她们，随后带着阿渺离开。

天帝在太微宫中等我。

我在廊下站定，低声问他，可是觉得愧对于我。

他道是。

我说：“可我与小白，与阿渺过得很好，已不在乎你对我的愧对。”

天帝注视着我的眼睛，似是一瞬间灰败了下去。

我想到了千年前的自己。

得知自己只是少綦的替身时，也是这般的神态和心情。

我道：“我知道，你已去看过三生石了。”

.....

那石碑上，刻的是她与那人的名字。

(全文完)